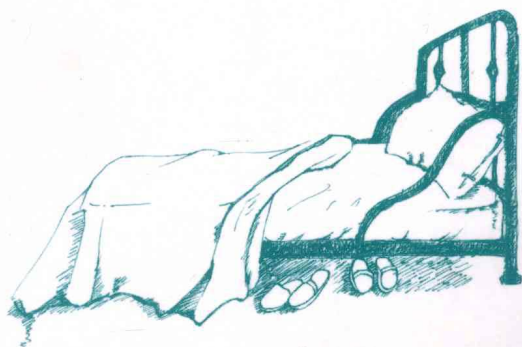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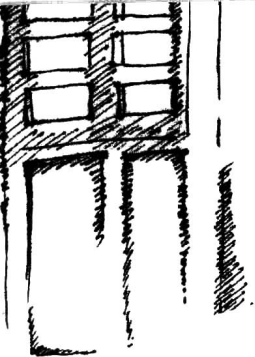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读者》杂志最优秀、最具人气的签约作家之一，作品不仅被各类报刊结集转载、屡获大奖，还入选中小学课本或阅读年选。

分钟与千年

周海亮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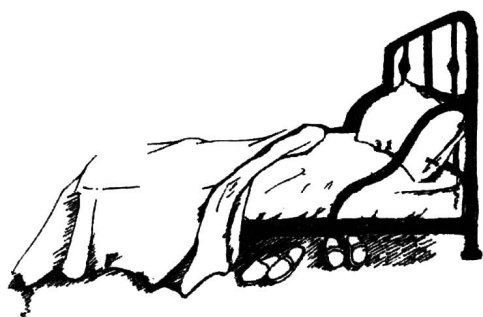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心灵徒步

分钟与千年

周海亮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分钟与千年 / 周海亮著. — 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
2008.6

(心灵徒步丛书)

ISBN 978-7-5639-1946-8

I. 分… II. 周… III. 人生哲学 — 通俗读物 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9985 号

分钟与千年 / 周海亮 著

策 划: 张 明

责任编辑: 王勇华

特邀编辑: 文 欢

封面设计: 梁 雷

出 版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: 100022)

发 行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(电话: 010-67392308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1946-8

定 价: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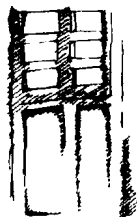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辑 分钟与千年

- 2 江南好
- 5 帘卷西风
- 8 无奈酒阑时
- 11 绝不放弃你
- 16 我的委屈，你的快乐
- 19 分钟与千年
- 20 风中的牵挂
- 23 母爱如花
- 25 萝卜白菜，你爱我就爱
- 27 发如雪
- 29 小山的骆驼
- 33 悬崖
- 37 一条鱼的狂奔
- 40 第二次选择
- 42 冬恋三九，夏恋三伏
- 44 夫妻菜
- 47 母亲的位置

第二辑 用你的肩膀行走

- 50 答应过眼睛
- 53 情人汤
- 55 秋风沉醉的晚上
- 57 世间最美的音乐
- 60 二马
- 63 父亲的布鞋母亲的胃
- 66 女人的胆量
- 69 请参观我的花园
- 72 鲜花盛开的菜园
- 76 兄弟
- 79 终点



- 82 用你的肩膀行走
- 85 母亲的心愿
- 88 女人的钻戒
- 90 红加吉
- 93 爱人的礼物

第三辑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

- 96 爱的颜色
- 99 白月光
- 102 陪着你，就是我的成功
- 105 手与手的距离
- 107 每一朵花苞都会开放
- 112 美丽的邂逅
- 115 明亮的天空
- 119 海 参
- 122 生 意
- 125 当眼泪成为武器
- 127 他不过是去煮杯牛奶
- 129 提前报平安
- 131 因为我爱你
- 133 有一种爱叫理解
- 135 小美的歌声
- 138 天使之手
- 141 唯一的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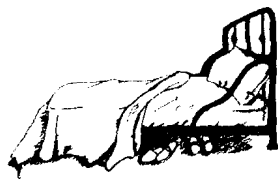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辑 一掌阴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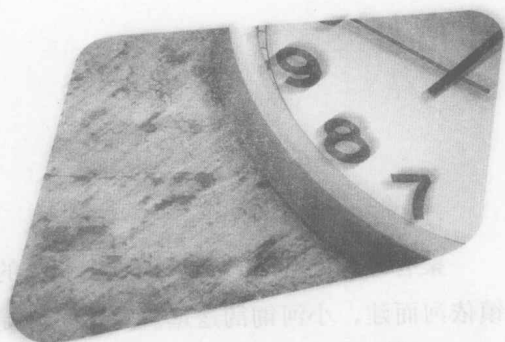
- 146 男人花
- 149 父亲的骄傲
- 152 天籁之声

155	无声的感恩曲
160	回 归
163	靠近点，靠近点
165	最纯粹的牵挂
166	在痛苦的深处微笑
169	紫砂茶具
173	打 捞
176	大 副
179	忧伤的红薯
182	挽留生命的秘方
185	玉
188	天仙配
194	选 择
197	一掌阴凉

第五辑 无声的浪漫

200	寒夜暖阳
203	本 钱
205	一缕青烟的寄托
207	诊
210	侠 盗
214	遥远的煮蛋
217	一条狗的尊严
220	小 玉
223	铃声与微笑
225	无声的浪漫
227	护手霜
230	一簇塑料花
234	贤妻或者仙妻
236	我不要紧
239	谁爱你更深





分钟与千年

江南好

江南好。江南有桑。

桑有纤弱的身子，纤长的颈，纤秀的臂，纤美的足。桑住在小镇，小镇依河而建，小河匍匐逶迤。黄昏时桑提着白裙，踏过长长的石阶。黄昏的河水是粉色的，河面上似乎洒了少女的胭脂。桑慵倦的倒影在河水里轻轻漂浮，桑顾影怀思。

也躲进闺房写字。连毛笔都是纤细的。桑写，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……两只鸟歇落树上，悠然地梳理羽毛。桑扔掉笔，趴到窗口，就不动了。桑常常独自发呆，然后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窗外风景。

桑在一个清晨离开小镇，离开温润的江南水乡。一列小船推开薄雾，漂向河的下游。那天桑披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裙。唢呐呜哇呜哇扯开嗓子，两岸挤满着看热闹的人群。人群兴奋并且失落——那么婉约多情的桑，竟然嫁到了北方。

桑跳下船，掀掉盖头。桑上火车，泪眼婆娑。桑坐上汽车，表情渐渐平静。桑走下汽车，盖头重新披上。唢呐再一次呜哇呜哇地响起，这是北方的唢呐。花轿颤起来了，桑的心一点一点地下沉。

从此桑没有再回江南。却不断有银钱、粮食、药材和绸缎从北方运来。那本是江南的绸缎。江南的绸缎绕一个圈子，终又重回江南。

桑离开江南一个月，有男人来到小镇。他跳下船，提了衫角，拾级而上。他有俊朗的面孔和隼般的眼神，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儒雅的微笑。他坐

在小院，与桑的父母小声说话。片刻后他抱抱拳，微笑着告辞。他跳上船，船轻轻地晃。他盯着胭脂般的河水，目光被河水击碎。他叹一口气，到船头默默坐下。他静止成一尊木雕，夕阳落上长衫，每一根纤维却又闪烁出迷人的红。

桑住着北方的宅院，神情落寞。当然也笑，笑纹一闪而过，像夜的惊鸟。有时喝下一点点酒，红酒或者花雕，眼神就有了迷离缤纷的色彩。然后，桑将自己关进房间，开始写字。她写，江南好。纸揉成团，又取另一张纸。再写，江南好。再揉成团，再取另一张纸。突然她推开窗户，看午栖的鸟。她开始长久地发呆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宅内风景。

老爷说，想家的话，回去看看吧。桑说，不用了。老爷说，总写这三个字，料你是想家了。桑浅笑不语。笔蘸着浓墨，手腕轻转。三个字跌落纸上，桑只看一眼，便揉成团。旁边堆起纸山，老爷摇摇头，满脸无奈。

男人在某个深夜潜入大宅。仍然身材修长，仍然一袭长衫。他提一把匣子枪，从墙头轻轻跃下。他悄悄绕过一棵槐树，就发现自己中了埋伏。他甩手两枪，两个黑衣人应声倒下。他闪转腾挪，似一只凶猛矫健的豹子。后来他打光了子弹，再后来他中了一枪。子弹从下巴钻进去，从后颈穿出来。子弹拖着血丝，镶进宅院的土墙。男人轻呼一声，缓缓倒下。月似银盘，男人俊朗的面孔在月光中微笑。

桑倚窗而立。从第一声枪响，桑就倚窗而立。她只看到了墙角的毛竹，她只听到了密集的枪声。枪声戛然而止，她就知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她趿了鞋，推开门，走进宅院的深处。她看一眼男人，闭了眼；再看一眼男人，再闭了眼。她的手轻轻滑过男人的后颈，男人的微笑在她的眸子里凝固成永恒。她站起来，往回走。她走得很慢，脚步声充满悲伤。

第二天桑死去了。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她的饮食和以往完全一样。一切都是那般蹊跷，诡秘万分。老爷请来大夫，两天后大夫得出结论。他说她想死，于是就死了。一个人悲伤到极致，一个人想死到极致，就会死去。这没什么奇怪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

分钟与千年

桑留了遗书。一张宣纸，三个字：江南好。

人们就说，桑是太想家了。

只有死去的男人，明晓桑的意思。

因为他的名字，叫做江南。

帘卷西风

紫的旗袍裹紧狐的腰身，狐更加神秘和妩媚。狐住在逼仄的后院，背阴的西厢，日间只有正午，才有一缕阳光洒进院子。即使在夏天，狐也会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阳光里，身体尽可能打开。狐淡蓝色的血管在闪着釉光的皮肤下若隐若现，狐淡褐色的眼波永远像清澈的水潭。狐的脸光洁细腻，狐的唇娇艳欲滴。那美是惊艳的，脱俗的，倾国倾城的，无人可及的。狐应该属于月宫。

上午狐和太太们打牌。她们聊着天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，时光像香炉散起的青烟，缥缈，轻淡，一丝丝一缕缕，看得见，却抓不住。大太太打出幺鸡，三太太碰，纤纤玉指拈出一张七万，二太太就胡了。兴奋的二太太把姐妹们的牌翻过来看，愣了愣，又捂着嘴笑。她说四妹该你胡啊。她的话将狐的目光从远方拉回，狐笑笑说，刚才没看到——狐的牌打得极好，却不露锋芒。

大多时俞老爷侧卧在床，两眼微眯。室内氤氲着鸦片的幽香，空中里流动着稀薄的淡蓝色烟雾。俞老爷抽完烟，哑着嗓子喊，来一个。便有一位太太起身进屋，给俞老爷按摩捶背。俞老爷喜欢在按摩捶背中睡去。睡去，太太们就悄悄离开。狐很少起身，她知道俞老爷舍不得娇嫩孱弱的自己。

午后的后院安静倦怠。狐仍然穿着那件紫色旗袍，却卸了妆。天生丽质的狐根本不用化妆，她化妆，只是让众太太心里舒服一些。她或坐或站，

抱一只猫，隔一道木珠门帘，静静地往院子里看。院子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凳和石桌，有假山和苔藓，有树和知了，有井栏和水井。狐的目光抚过井栏，那井栏于是更加光滑。这时他就来了，打着赤膊，担着水桶，胸膛上凸起方形的肌肉。他将一只水桶挂上钩，轻摇辘轳，桶就慢慢沉到井底。他吹着口哨，表情轻松地摇上打满水的木桶，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下水井。他肯定知道狐在看他，不然他的嘴角，为何挂了诡异的笑容？

每个午后，他都要过来挑十五担水。十五担水送进厨房，一天的工作随之结束。他是俞老爷新雇的短工——厨房的人手，近来总是不够。

狐当然可以走出屋子，看他把两只木桶打满，看他颤起光滑润泽的扁担，看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和宽阔结实的后背。可是狐不敢。狐不是胆小，狐知道，假如她这样做了，带给她和他的，将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。

哪怕她只是看他一眼，哪怕他只是对她一笑。俞府有无数个眼线，丫鬟、家丁、长工、厨子、羊倌、管家、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……甚至俞老爷本人。俞府有明的规矩和暗的规矩，俞府所有的规矩都神圣不可侵犯。

微风扯动珠帘，狐的表情也随之扯动。谁说不能相见才可以相思？现在她看着他，思念却透彻骨髓。每天都是如此，狐躲在珠帘后面，看他往返十五次。厨房距离水井很近，这让狐深为遗憾。狐知道每一次见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狐的眼睛，似多情并且贪婪的手。

终有一天，他没有来；第二天，依然没来。狐的日子于是回归从前，在午后，慵倦的她斜倚床畔，目光掠过爬满青藤的井栏。突然她坐起来，身体因激动而战栗——她在井栏上看到了阳光。季节更替，午后的院子，竟也有阳光！并且这阳光，竟也慷慨地赏给井栏。

几天后狐受了伤。狐说是猫抓的。正睡着午觉，那只猫突然发疯，刀锋般的趾甲深深划开狐脸上娇嫩的肌肤。狐的脸，似结了一张马虎的蛛网。

大夫给她开药，嘱咐她千万按时喝。她说好。然后，过了半个月，脸再一次受伤，仍然是重伤，仍然是猫闯下的祸。伤口堆上上次的伤口，蛛

网盖上上次的蛛网。狐的脸狰狞可怖，五官几乎扭曲。大夫摇摇头，对俞老爷说，四太太怕是破相了。

是真的。狐从此变得丑陋。变得丑陋的狐，于自己，便有了一些权利——美貌是狐的天堂和地狱，幸福和悲哀。

半年后狐离开俞府。也许对狐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归宿。

一年后有人告诉俞老爷，说在邻县见到了狐，狐和那个挑水的住在一起，夫妻俩恩爱有加。狐似乎黑了，漂亮了，眼角长出笑纹。

俞老爷思索良久，长叹一声，为了一个挑水的，宁愿牺牲自己的美貌，这样的女人，随她去吧！于是弓缩了身子，从旁边拾起烟枪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吞……

无奈酒阑时

春夜雨霏霏，打湿怡春院朦胧的灯火。

糖儿的目光也是湿的，两手轻抚米东粗糙的脸颊。米东问宏掌柜是赎吗？糖儿说，也可能，娶了。红烛燃得正旺，糖儿白皙的手几乎可以透过烛光。远处传来钟声，时间没有因下雨放慢脚步，没有为糖儿和米东放慢脚步。糖儿起身，默默取了竹盘里的点心递给米东。点心塞满米东的嘴，却并不咽下去。他的腮帮子凸起很高，阻挡了两滴试图落下的泪水。

米东一天没有吃饭。他用所有的钱换取糖儿的一夜。那些钱他攒了半年，他认为很值。上次与糖儿相见，还是半年以前。他与糖儿，一见钟情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刚认识，却感觉相识百年；刚分手，又感觉离别百年。

因为有了糖儿，怡春院变得妩媚并且纯洁，美好并且高贵。太多男人想为她一掷千金，这是能够见到她的唯一办法。可是糖儿太高贵了。因为高贵，便有了选择的权力——她不能够走出怡春院，却能够选择男人——可以进出糖儿房间的男人并不多。

那夜米东和糖儿坐到天明。雨一直下，不大，也不止。天明时米东说他不相信富甲一方的宏掌柜会为她赎身。然后就走了，走得很快，很远。淋着雨，长发披散。片刻后宏掌柜出现在怡春院门前，没有打伞，红色的长袍似一朵盛开的花。五个下人挑来五担银钱，哗哗哗哗，齐齐倒在门前，怡春院立刻银光闪闪。又有人从车上卸下一匹匹绸缎，喊着号子搬进怡春院，怡春院宽敞豪华的大堂于是被细腻光洁的绸缎塞满。但还没完。后生

们扛着几个箱子上楼，打开，鸨母的眼睛就直了。里面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

这些东西，买十个糖儿都够了，何况被宏掌柜看上的东西根本不用付钱。鸨母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

面若桃花的糖儿款款而下，提一只小巧的檀木箱。宏掌柜问可以走了吗？糖儿浅笑着点头。宏掌柜冲门口击一下掌，唢呐就响起来了。几位女人上前，帮糖儿换了衣服，又有八人抬大轿停在门口，轿帘上绣着吉祥华丽的图案。那天镇上的鞭炮响了整整一天，那天镇上的酒店全部白吃白喝——宏掌柜早就安排好了银两。

这让人怀疑宏掌柜一下子娶走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。但事实上他不过娶了一位妓女——尽管她叫糖儿，尽管她闭月羞花，高雅高贵——但她还是妓女。

宏掌柜娶走糖儿，怡春院就此关门。鸨母赚够一百年才能够赚到的钱，她没有继续拼命的理由。再说，没有糖儿的怡春院，能叫怡春院么？

糖儿和宏掌柜从此过起快乐富足的日子。所有人都唤她宏太太而不是糖儿。后来，糖儿也唤自己宏太太。

有时糖儿对宏掌柜说，我想米东了。宏掌柜笑笑说，请他来吃饭吧！糖儿说，别，不方便。宏掌柜不听她的，派人去找，却找不到，事情就放下了。过些日子，糖儿又说，我又想米东了。宏掌柜说，请他来吃饭吧！再派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。似乎米东从世界上消失了。也许他真的消失了。那个米东，每一天都可能饿死。

似乎日子就将这样延续下去，无休无止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官差闯进了宏府。

官差闯进宏府，糖儿不知道为什么。或许宏掌柜也不知道，或许官差们也不知道。总之一夜间，宏府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，所有人都被投进监狱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将被发配边疆。包括宏掌柜，包括糖儿。

分钟与千年

二十余人从镇上出发，行走几百里以后，活者不足十人。再行走几百里，便只剩下糖儿和宏掌柜。那是真正的地狱之行。发配的另一个意思是，半路上折磨致死。

可是米东出现了。

米东出现了，提一个小口袋，胡须飞扬。他把口袋扔到差人面前，说，换两条命。差人看看口袋，就笑了。不但他们笑，宏掌柜和糖儿也笑——对他们来说，这点钱只能换一只喂猫的瘦鸟。米东重复，换两条命。差人们商量片刻说，一条。米东说，两条！差人们说，再还价连你一块儿砍了。米东看着糖儿，糖儿看着宏掌柜，宏掌柜看着官差。宏掌柜说，换糖儿吧！糖儿说，不要！就哭了。

那一袋钱，终于换走了糖儿。两天以后，宏掌柜死在发配途中。

米东用三十年的时间攒了一袋银钱。他要去怡春院赎出糖儿，他认为那些钱足够了。他不相信糖儿会被娶走，就像他不相信糖儿也会老去。可是糖儿已经老去，一起老去的还有米东。上一次相见，两个人都是二十岁。三十年光阴已过，两个人身体佝偻如弓，皱纹堆积如山。

他们住进深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糖儿常常对米东说，我想宏掌柜了。米东说，去他走的地方看看他吧。糖儿说，太远，不方便。事情就放下了。过些日子，糖儿又说，我想宏掌柜了。米东再说我们去看看他吧。糖儿说，不要，不方便……

就这样又过三十年。八十岁那年，糖儿和米东，在同一天，无疾而终。

绝不放弃你

追她的时候，颇费了一番周折。他不帅，瘦小，羸弱，性格腼腆，是那种与白马王子相距甚远的男孩。那时还读着大学，他远远地看着她，目光中充满男人的柔情。那眼神让她慌乱，匆匆从他身边逃过，又听到自己不均匀的呼吸。后来她想这就是爱吧？其实那时候，她已经爱上他了。

后来就毕业了，生活变得动荡并且残酷。她去县城，他跟去县城；她去省城，他跟去省城。他的追赶坚定沉毅，目标明确，却不会令她难堪。或者更多时，他是以一位好朋友的身份与她相交往吧？周末他们一起吃饭或者喝咖啡，然后，他极绅士地送她回去。他对她的追求保持一种固定的不紧不慢的节奏，这或许由于他的自信，或许由于他的自卑。

有段时间城市并不安全，一伙“抢包党”专拣年轻女性下手。在夜里，摩托车从身边猛蹿过去，斜挎的绅包就不见了。他们甚至会扯走女孩的耳环，让脸色苍白的女孩捂着滴血的耳朵哭泣。于是他每天来接她，骑一辆单车穿越大半个城市，等在她供职的公司楼下。一会儿，看到她了，笑笑，指指车，先跨上去，她偏坐后座，一只手轻轻扯了他的汗衫。将她送回住处，他跟她道一声晚安，再穿越大半个城市赶回去。身体单薄的他常常汗流浹背。那个夏天，他穿烂了三件汗衫。

她有了感动。

周末两个人一起吃饭，她笑着问他，你这是在追我吗？他说算是吧！她问万一我不接受呢？他低头思索良久，然后抬头，盯着她的脸，认真地